


印人傳

H

篆學叢書

內分三十二種
上海文瑞樓印行

前八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6 with funding from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戊午孟夏

印人傳

楊永年署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20

HGT. _____

LENG. _____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印人傳序

印人傳櫟園先生未完之書也先生故精深於六書之學四方操是藝以登其門者往往待先生一裁別以成名先生於其患難相從退食平居之隙薈叢其印列於左方人冠之小傳大要指次其印學之所以然而其人之生平亦附著然書固未完也予受而考之先生且百歲操是藝以登其門者奚窮先生往後有作者既不幸而不在此族矣若夫先生知其人得其印而又為之傳矣其人之幸也知其人得其印而傳不暇以為者猶數十人焉先生皆手書其人姓字以有待猶不幸之幸也書雖未完而三善備矣有技若己有一也其有功於六藝二也讀先生之傳庶幾知有是人者蓋其文之著也三也或問於余曰春秋之例微之故人之先生曷微乎是人乎余曰非也先生人其印爾非人其人也且印人其詞也傳則既書其字矣或書其

里矣或書其世矣抑間書其人之為人矣如之何可以微之例例之
余曩聞諸先生曰文生於字者也字之縱橫曲直相銜而生有子有
母有音有義先生三歲一同之豈細故乎秦漢到今聲之誤體之變
不知其幾今藉印文以稽古學者之職志也且謂子雲雕蟲小技而
不知其太元法言庸謂知子雲之人乎吾庶幾俾後人因印以知其
人且人盡相望而盡於百年之內即印甯獨在者而文字之傳稍遠
庶幾俾後人因傳以知其印因印以知其人云爾余以是知先生之
不微其人也雲客曰先公每嘆漁洋感舊集為未完之書今不幸而
類是余又曰非也衣之脫其襟帶器之損其邊與當者猶為完衣完
器物何者不傷於用也余攷感舊集所收詩數家耳間有評跋數言
耳家先生發端於此未什之一也而印人傳不然得其人與印而未
之傳者十之二耳又其及見於先生之傳者文字之美則既洋洋灑

灑矣猶為完衣完器物也此之石倉歷代詩之小序其例也得其人
與印而未之傳者君皆仍其目固有出入焉得藉手笙詩之缺附於
小雅甚善故曰非感舊例也感舊不可續印人傳不必續也或聞余
與雪客之言而嘆曰審爾謂印人傳為已完之書而可年家同學晚
生錢陸燦書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_____

HGT. _____

LENG. _____

印人傳卷一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書文信國鐵印後

宋信國公文丞相諱二字鐵鑄侯官農夫野田中耕出歸一老儒子入閩時欲以金易之執不可復增以多金執如故予門人陳濬告予曰此老儒負郭田也詎肯易老儒得此印凡家有疫祟者或瘡者持此往鎮之輒愈得厚償後購者紛紛或道途遠老儒不能往印一紙給之傳黏於戶或瘡者額上亦輒愈每紙定價一星老儒負郭田那肯易予於是不忍復言買得數紙歸此印不知何時遺田間其在厓山兵敗走安南時耶丞相死柴市張千載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嗟夫此亦丞相之髮與齒也此丞相所謂蘇武節嚴將軍頭嵇侍中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欽後聞得印者輒不靈異哉

書海忠介泥印後

金陵一老友持一函以泥印贈予云其祖曾給事海忠介公印忠介公故物也予祈夢於呂公祠見忠介公來顧未幾得此印心異之因再拜而受啟視之其質以黃泥為之略煨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公嚴氣正性肅然於前凜不敢犯敬藏於笥中予友何次德之子大春名延年者見之作為長歌頗淋漓盡致錄於後周公祈夢呂公祠夢中恍惚遊天池旁有大屋如官署緋衣吏揖登堦墀我我高堂設一几几上圖書何纍纍或金或石或犀玉漢篆秦籀燦若綺摩娑光怪意方快門外傳來海忠介刺書名字大如拳回首圖章失所在海公握手話生平覺來夢景殊分明階秩恰與海公合公之入夢洵不輕有客遠寄書札至贈以一方小印記非金非石非犀玉不范不陶自成器五字配就良可觀乃是掌風化之官紐作多文簡

而朴四邊不竅堅且端遍說鑒賞訪博識考稽知為海公物當年圖章積如山一旦棄捐曾不惜昨日公餘開華筵手持此章誇客前欲作長歌志緣起誰人妙筆為之傳梁溪顧孝廉毘陵吳太史吾翁吾叔咸曰是公遂笑向吾翁言獨許能奇惟小子前有海公後周公直聲勁節兩人同不然官舍如傳舍雖有腰魚肘鵲安足風

書東林書院印後

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公孫次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於譜自東林書院毀而逆璫之生祠作予覩此印蓋愴乎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備錄於後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

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
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
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
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
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
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曰族忠賢
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
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
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鐺大獄慘動天地
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
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慙之邊臣憤轅敗事失志者棄機構釁復倡
党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

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為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為東林賊議款撫而以言戰勦者為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聞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烟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人為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為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予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思焉

敬書 家大人自用圖章後

家大人每見小子愛弄圖章輒戒曰一生著幾緡屐耶纍纍胡為者此亦玩物喪志之一端小子戒之又嘗教小子曰士人宜遊圖章類

多巨石攜之輿篋人恆疑此中為何等物也不若易象牙黃楊可絕
暴客念且減輿僮力此亦人子身坐輿中俾之肩復滋重焉不惻然
動耶毋謂重寧幾炎天遠道減一分力省倍矣吾見文國博所鐫牙
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先輩亦不廢此小子須識先輩
隨事體恤處毋謂老子作不韻語也小子奉嚴訓時惴惴焉家大人
印多喜歛人方仲芝以其工象牙黃楊也所蓄不多次第於左手澤
猶存不能展視

書靖公弟自用印章後

弟靖公亦嗜印在揚署見梁大年為予作印輒時時向大年問刀法
但性躁不暇細究原委又豪於飲一印未成醉即磨去日輒磨數十
石而卒無成愛佳凍得則手自摩娑或握之登枕簟竟夜不釋然見
有健羨者即脫手贈之不置諸意中也客秋弟以病卒余命梁姪印

其弗用之章登諸譜余嘗以一凍索友人作久而不與弟怒發不令
余知力索鄉石歸自劃數痕示余曰此那得佳兄大索胡為者又余
偶得一凍甚異弟從旁睥睨久之忽攫之去余追之弟急走為物所
伴僕於地起視石碎掌且血相與一笑而罷弟遂歿一載矣回思曩
時嬉戲事便已隔世今日展此為之哀慟久之弟可紀者甚夥此等
嬉戲事亦易觸人懷抱如此也

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

許案一名宰字有介侯官諸生王史學憲諱多者之長子有忌者謂
其所改名犯家諱以不孝聞之學使者蓋閩音多宰呼同亦大可噓
事也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己又更名曰眉字介壽亦字介眉君性疎
曠以晉人自命作字初喜諸暨陳洪綬後變而從米顏其堂曰米友
黃仲霖又不喜君登其堂曰小子遂敢友米耶君復更其室曰箬繭

君名字數變書亦數變晚乃鎔匯諸家一以己意行之遂臻極境予入閩即首訪君頗為文酒之會然與君數有離合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恆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君既負盛名閩士多造之恆不報謁亦不省來者為誰以故人多憾之即與君暱者亦退多後言君但自放於酒一切弗問也君為予累逮入都門後無恙歸別予去復多所離合久之遂無聞言矣君歸未數年即歿其歿也蓋只四十餘予嘗評君酒一次書次寫竹次詩文漁洋先生論詩最嚴而特愛君詩尤愛其七言絕句手錄之多至數十首因哀集近人詩為感舊一集又有句云許友八閩風其賞識如此予亦欲刻閩中四亡友詩陳克張陳開仲徐存永與君也君學識或讓三君而天資敏妙三君不逮矣患難疊經此事遂不果成至今尚令浚兒慎藏之右所列圖章皆君

所恆用者嗟夫君不及見矣見其恆用之章輒如見君繙閱諸章如見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時不禁潛然而涕下也

書文國博印章後

文壽承彭溫州公孫待詔公子休承郡博兄孫為湛持相國其行誼不待余述但論印之一道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為金科玉律雲仍遍天下余亦知無容贊一詞余聞國博在南監時肩一小輿過西虹橋見一蹇衛駝兩筐石老髯復肩兩筐隨其後與市肆互詬公詢之曰此家允我買石石從江上來蹇衛與負者須少力資乃固不與遂驚公公睨視久之曰勿爭我與爾值且倍力資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所稱老坑時硤中為南司馬過公見石纍纍心喜之先是公所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鐫之李善雕筴邊其所鐫花卉皆玲瓏有致公以印屬之輒能不失公筆

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馭中乃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鐫之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艷傳四方矣蓋蜜臘未出金陵人類以凍石作花枝葉及小蟲蟾為婦人飾即買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為印章也時凍滿觔值白金不三星餘久之遂半鑲又久之值一鑲已乃值半石已值且與石等至燈光則值倍石牙章遂不復用矣豈不異哉相傳馭中入都某冢宰訝國博曰公索國博章累累僕索一章不可得馭中曰郵寄浮沈耳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於是公遂為兩京國博公左目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所為印流傳甚多今皆為人秘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不敢以譜傳何今日譜之紛紛也亦自愧矣國博工詩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歷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謂之文家

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
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可盡訾乎因論印而漫及之公亦何可及哉
書何主臣章

何主臣震一字長卿亦稱雪漁新安之婺源人主臣之為印余與黃
濟叔札子及它印引中論之備矣世之艷稱主臣者不乏其人予不
復論主臣往來白下最久其於文國博蓋在師友間國博究心六書
主臣從之討論盡日夜不休常曰六書不能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
筆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無一訛筆蓋得之國博居多主臣之名成
於國博而騰於硃中司馬硃中在留都從國博得凍石百以半屬國
博以半倩主臣成之硃中意甚得曰無以報數函聊作金僕姑盍往
塞上於是主臣盡交蒯緱徧歷諸邊塞大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為
榮橐金且滿復歸秣陵主承恩僧舍性好賓客挾數寸鐵而食客恆

滿座客至惟恐其去久之客屢滿前客乃得逸又自奉饌非豐潔不舉箸其食客亦如是以故橐中金往往為飲食盡而顧不恤其家子怨甚來眎其父主臣狀頭金餘無幾其子又負之去主臣弗知也知而病增劇遂歿囊無一錢主僧為之含殮人皆憾主臣無子云主臣印譜自鐫久之而諸本互出其嫡傳則獨有程孟長父子子別有引子濤亦能印

書金一甫印譜前

金一甫光先休寧人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學嘗謂刻印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人以訛缺為圭角者為古文又不究六書所自來妄為增損不知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為用此為章法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刀法運之斲輪削鐻知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以故所為印皆歸於顧

氏之印數梁溪鄒督學彥吉曰今之人帖括不售農賈不驗無所餬口而又不能課聲詩作繪事則託於印章以為業者十而九今之人不能辨古書帖識周秦彝鼎而思列名博雅則託於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好者恃名而習者恃精好者以耳食而習者以目論至使一丁不識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又使一丁不識之夫櫝而藏之奉為天寶可恨甚矣此道惟王祿之文壽承何長卿黃聖期四君稍稍見長而亦時有善敗惟一甫兼有四君之長而無其敗矣其推一甫如是余喜其言切中今日之病故採而錄之右皆其門人文及先授余者一甫譜成歲在壬子余方落地矣今六十年矣余何由繼觀其全哉

書胡中翰印章前

胡曰從正言印譜舊名印史吾友王雪蕉易曰印存其以墨印者曰

元賞陳旻昭侍御韓聖秋別駕杜於皇司李與余序之皆能及其生平曾官中翰最留心於理學旁通繪事嘗縮古篆籀為小石刻以行人爭寶之余與瑤星張公備載其行誼於江甯誌中蓋曰從雖休寧人而家於秣陵故秣陵藉以為重今八十餘神明炯炯猶時時為人作篆籀不已仲子致果名其毅以詩文名從予遊最久博雅士也

書梁千秋譜前

梁千秋表維揚人家白下余識其人於都門以十數章託之會寇變乃不得其一千秋繼何主臣起故為印一以何氏為宗華亭宋幼清曰於鱗於詩文輒言擬議以成其變化惜乎吾見其擬矣予於千秋亦云蓋千秋自運頗有佳章獨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之類令人望而欲嘔耳大約今人不及前修有二文國博為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千秋則

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累累也欲追踪古人而不先
除其鄙惡望而知為近今矣又國博當時自負家世故非名人不為
作即登臚仕而其人貪壬亦婉辭謝絕後則粟吏販夫以及黨逆仇
正輩或以金錢或恃顯貴人人可入鐫矣江河日下詩文隨之圖章
小道每變愈下豈不可慨也哉予存千秋印皆在其譜外凡擬議何
氏者盡乙之故所存無多千秋弟大年立身孤冷不甚與千秋合朱
蘭岫史公甚重之史公讀書小桃源無大年不飯大年卒以不能俯
仰人貧困死千秋得名後留心聲妓一意自恣得圖章輒悵悼應之
或倩之大年而大年又不肯代斲亦不恆造其門以此人益多大年
千秋有侍兒韓約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往索之得約素章者
往往重於千秋云

書梁大年印譜前

梁大年其先蓋廣陵人流寓白門廕而修長常有目疾又短視好作印每構一印必精思數時然後以墨書之紙熟視得當矣又恐朱墨有異觀復以朱模之盡得當矣而後以墨者傳之石故所鐫皆有筆意余致君於維揚署中凡數月為予作甚多今散失大半矣君又能辨別古器款識家固赤貧晚益窘有王叔寶者家多收藏以十餘宣盤贈君置几上君以葛衣覆之去乃曳衣盤碎其半瞪目向叔寶曰天欲貧死梁年公安能生我哉乃盡碎其餘不復顧遂還廣陵卒以貧死大年生平不奔走顯貴蘭嵎朱尚書獨欽重之尚書習靜小桃源之玉樹堂謝絕賓客獨與大年遊曰非大年不飯嘗有從土中得一玉印文不可辨需數金耳大年趣公急售之後為浣洗辨其文秦六字小璽也人以數十金爭購尚書固不與後尚書之子無外以二百金售之歟人人始服大年鑒賞之精大年兄表即世所稱梁千

秋者亦以此名予在都門以數十章託千秋會兵變千秋狼狽南歸客死於途世人恆以千秋勝大年予獨謂大年能運已意千秋僅守何氏法凜不敢變不足貴也

書方直之一印前

一印者方直之為予作直之名其義予同門進士以智今青原和尚弟也幼時同和尚有雙丁二陸之譽才氣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縛嘗遊雲間與陳大樽李蓼蕭輩置酒高會即席為詩譎洒洒數千言立就酒酣耳熱慨然曰欲滅寇靖天下舍義其誰耶軀不甚偉然健有力能挽數石弓雙眸炯炯射人醉後躍身登高屋履萬瓦如平地緣數丈竿直上如猿猱諸君子駭觀之咸曰欲滅寇靖天下舍義其誰耶會寇益亂起尊大人撫楚乃更破家資聘講劒道精遁甲壬乙者益募南北健兒買名馬多治好弓矢將往助中丞公滅寇建功業會

中丞公為讒言中事乃無成久之中丞歿其兄又去而遊方外君鬱
鬱居鄉里多飲酒與婦人近遂以瘍卒其卒也年甫三十餘世共惜
之予在維揚君溯長江顧我文酒留連就園者兩月已乃謂予曰所
藏印不甚愜予意遂自作此方相贈欲更懇之匆匆別去然不意其
即死也存一印於譜得藏梅道人一葉竹勝藏他人千枝萬葉矣君
書撫魯公直得其神曾為予書數篋藏之篋笥三十餘年至今出之
尚儼如初贈時歿後和尚為鐫其書於石藏青原山中人爭購之予
往來江上數過浮山聞諸父老言直之居鄉里好行義愛護貧氓鄉
人耕其田者歲收所入或以艱苦告輒倍免之又多以金錢助無力
者以故人恆德之桐民變中丞家獨無恙者賴此耳君舊刻詩數卷
行於世餘散見於過江詩略中予中發字有懷數過予論詩風格不
亞其父

書沙門慧壽印譜前

沙門慧壽予友彭城萬年少壽祺也年少後以一字字字若近以一字字者予老友汝南秦先生京同年友河陽范公正及若三人而已皆一時聞人也若庚午舉於鄉時沈治先眉生昆季招維斗臥子駿公諸君子飲予始識若若名方噪一時好挾斜遊又甚工寫麗人坐上妓以此索之若輒為吮毫諸妓之有聲者皆暱就之風流豪邁傾動一時同輩謝弗及也滄桑後罷公車盡遣所買諸歌妓冠僧冠衣僧衣遂自名曰明志道人沙門慧壽云避邵徐之亂移家公路浦即其家供古先生於中堂客來坐之曲室中然痛飲食肉則如故酉戌間余官維揚王雪蕉官泗數以事偕至淮予同年陳階六飲予輩必延若俱雪蕉不能飲而好為詩每飲恆分韻為詩若詩既工書又美好予得其簞子輒藏弃之後予頌繫生還過隰西草堂訪之則久歸

道山矣雪蕉既歿與若相約共隱隰西之湖介共若避地公路浦之
翁陵皆相繼化去戊申予再過淮飲階六越庵中追念昔遊獨階六
與予在耳予與階六效昔年酒間分韻事予有雨餘掃徑看黃葉燈
影含毫憶故人之句階六讀之淒然不樂為之罷飲散去若嗜圖章
復精於六書自作玉石章皆類視文何所蓄晶玉凍石諸章皆自為
部署一一精好非世間恆有對客每自摩挲愛護如頭目若既以此
事自矜竟不肯為人作予僅得一印因以其自用之章附於贈予後
然若自用之章實自為之不情他腕也予甥唐堂曰徐州萬年少自
詩文書畫外琴棋劍器悉不得不變為竟陵也黃山程穆倩遂以詩
文書畫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習世翕然稱之穆倩於
此道實具苦心又高自矜許不輕為人作人索其一印經月始得或
經歲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頗為不知者詬厲然穆倩方抱其詩文傲

昵一世不為意也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滿三十方因念予所交友人工此者黃子環劉渙仲歸道山後三山薛宏璧莆田林晉白卒於家歟人江皞臣卒於閩平湖陳師黃歿於客雉皋黃濟叔與予交最晚偕予歸亦歿於友人酒間穆倩巍然獨存亦老矣圖章一綫不絕如縷嗟乎後之癖此者將索之誰何氏之手乎子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

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
鉞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
頗珍祕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為鈿閣題小照鈿
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
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
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
士無足為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
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
諸章恆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
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款頻相就低崇慙所
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築脂紅兒參錯好
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歿也

印人傳卷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譔

書黃濟叔印譜前

黃濟叔經一字山松如皋人身長鬚不甚多風拂之輒飄飄多逸氣
畫高簡得倪黃遺意留心篆籀之學故印章入神品予因方與三昆
季得識君於福堂中蓋君偶同人姓字遂誤被收與三語予曰子弟
取名須極奇異者當免為人累予曰不然當取極尋常者事發尚有
濟叔一輩頂代耳濟叔聞之大笑濟叔性崖異入白門惟交杜茶邨
紀戇叟數君他皆不妄造也在請室一故人思見之予諷其往君曰
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予曰不妨通一字君又曰亦
欲投以書但戴笠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予以是益重君
予得君印章最多君頗喜為予作嘗與君札今備錄之僕沈湎於印

章者蓋三十年於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
嘗謂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
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
力能自振終未免太涉之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如陳涉之啟
漢高其所以推許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東天下聰明才智之
士盡頽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
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款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款識錄大
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為之歟然勢有不
得不然者三橋主臣厯下予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
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還而為黃
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
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痛飲讀騷凜不敢變亦斷有所不能

故漳海諸君甘受人符錄之誚毅然為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
之有故而報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道之妙原
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偽體
惟以秦漢為歸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耳寥寥寰
宇罕有合作數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顧元方邱令和次則萬年
少江皞臣程穆倩陶石公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穆倩石公穆
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則吾濟叔乎濟叔能以
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為此道之衰一燈繼秦漢
而又不規規於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
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又答濟叔云先生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
有配合之妙云得之不孝之詩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
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畫之寥寥數語孔子種種悟入耳

為此者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哉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近來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有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亦未嘗漫然於中交相動而交相引於幻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自不能動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顧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作熱作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它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為然否予生還後濟叔訪予情話軒同坐臥者月餘別去在延令李氏家方席間觀劇忽向衆曰吾欲去矣遂呼其僕曰李公待我厚我實坐脫無他病為語家人毋疑李公也復拱手向語君曰便此等去亦大快人言死見鬼神語謬耳

遂瞑目濟叔生平學佛去來明白如是真得大解脫者沒後杜茶邨
與予札云有久欲白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
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濬濬觀其書一正諸家踏駁附會之
陋洵為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
能護惜此書濬已酉至東皋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家之人既
力不能為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笥中徒飽
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於吾手罪過不
小踟躇而止茲惟濟叔既嘗幸交門下荷櫟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
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贈以奇文以為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目
每酒酣則出以夸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
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
為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

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為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濬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由是言之使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櫟園先生更誰望哉濬嘗竊伏嘆先生古道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沖兩先生近日於孟貞子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濬言然濬又僅能言則亦能其所能為者而已雖蛇足可也況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為切用先生以斯文為己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惟先生旦晚留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為不虛而士之剗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茶邨之屬予如此濟叔無子繼子愚魯不能留心為先人慎守遺書又遷徙靡定予固無能蹤跡即予在請室與君數十札子君裝為一冊予書其上曰毋忘今日急以歸君而君亡矣遂留予處每

展視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每思為君立傳而不果冠五曰即此可以傳濟叔矣遂不復為別傳

書張大風印章前

張大風風上人因自稱上元老人予既載其行誼入讀畫錄矣復錄其一二逸事於此大風學道學佛三十年不如葷血客有烹松江鱸魚者因大喙曰此吾家季鷹所思安得不噉遂欣然一飽從此肉食矣予被讒後大風畫一人持劒以手摩娑雙目注視之佩一葫蘆筆極奇古題其上曰刀雖不利亦復不鈍暗地摩娑知有極恨予感其意至今寶之大風作印章秀遠如其人予得其二何省齋周古邨得之最多省齋為醉僕跌損古邨所得皆在好凍上破家後僅存其一二今錄於後予曾語黃濟叔曰印章妙莫過於市石凍則其最下者僕蓄老坑凍最夥亦復最善患難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

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盡侏儒矣僕凍章無一存者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君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凍專力於市石以今觀之予語豈信然哉

書顧云美印章前

顧云美苓吳門人負奇癖自闢塔影園隱於虎邱側蕭條高寄俗客過輒趨避竹中以故客難就之君準甚賴而飲不能一蕉葉常語人曰事事虛名視此準矣在白門屢過予恕老堂茗飲唱酬詩和婉有致行楷倣趙吳興最留心漢隸凡漢碑皆能默數某闕某字某少前碑某失碑陰某鷹某為重摹其碑陰姓字皆能暗記予姻谷口鄭簠以此名世家多碑版云美儼一小庵近谷口家繙閱數日夕不倦其

篤志如此作印得文氏之傳予謂谷口今日作印者人自為帝然求先輩典型終當推顧苓谷口是予言君許為予做文氏作牙章十餘方具既備而予難作遂不果故予僅存其一二瞿稼軒一子十齡流落於外人無有過而問之者君以夙誼收恤之且妻以女名曰鏡字之曰端叔人以此多君行誼云

書陳師黃印章前

陳師黃玉石自云平湖人或曰陳非其本姓亦不籍平湖未能辨也質癯弱而氣好凌人嘗同劉藥生在齊魯間登蓬萊閣使酒罵坐人不能堪謀縛而投諸海登守某公解之師黃亦無所悔謝予辛丑之秋遇於明聖湖上相與為重七夕之會師黃意氣猶自若工圖章不肯為人作顧予曰於公固無吝也刻章必深利其底光滑如鑑乃止嘗目工印章者曰爾輩持刀將用以削人足指甲耶其傲慢自矜如

是以故不為同人所容終以孱軀嘔血死死蓋不滿五十云後予過嘉禾知師黃本陸姓

書程孟長印章前

程孟長原一字六水新安人自何主臣繼文國博起而印章一道遂歸黃山久而黃山無印非無印也夫人而能為印也又久之而黃山無主臣非無主臣也夫人而能為主臣也予見摹主臣者數十家而獨推程孟長父子孟長負篆籀癖而尤心醉於主臣大索主臣篆滿篋笥潘藻生自白門茅次公自武林或購石或蒐譜又盡以之歸孟長復檄四方好事郵寄共得五千有奇命其子元素樸選千餘力摹之合為譜予得而覽之喟然歎曰孟長父子之於主臣可稱毫髮無餘憾矣使人如孟長父子吾又何憾於黃山之為印者哉王弼州論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

遠者摹也予於二程喜其得主臣之體而復得其意蓋予惟見其合矣沈啟南贗迹滿天下晚來自收真蹟遂亦收得臨本吾恐起主臣於地下得程氏父子作當復如啟南翁自收贗本也吾不及見主臣得程氏父子當綏山一桃足自豪矣孟長家吳興

書汪子尹印章前

汪尹子闕黃山人家婁東時其同里人詞客程孟陽亦家膠城頗為尹子延譽於四方以故其手製甚為時流所重子宏度亦以此名婁東張彝令為大司空容宇先生之子嗜印章鐫有學山堂印譜予聞尹子亦學山堂客乃彝令於譜中注曰宏度為杲叔子杲叔素不解奏刀每潛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尹子或晚年有不合於彝令歟予不識尹子不得而知也尹子舊名東陽字杲叔後得漢汪闕印少自治之語人曰吾得漢汪闕印合名闕遂更今字云

書汪宏度印章前

汪宏度泓尹子子張彝令學山堂譜中言尹子治印皆屬宏度捉刀尹子浪得名耳予初疑其言然未免有所惑今觀宏度作乃知義獻大有分別在誠如予所言彝今必有私憾於尹子故譽子以抑其父耳吳人傳汪氏父子皆不羈而宏度尤風流自命得錢不為人奏刀必散之粉黛散盡冀復得錢始為人作然作又隨手盡以此有大小癡之號即此可想見其曠達之致技固不得不佳也

書顧筑公印譜前

顧筑公璞一字山臣武林人立品高迥不屑頰從流俗作印恥雷同余最好之而苦無其一印辛亥過湖上訪之則久歸道山矣索其手製則一嫠婦藏之或云其寡妻或云其外家婦女不知印章為何事恆悵悵日守此頑石胡為者豐非玉山非穀守此頑石胡為者自予

往詢後婦乃訝曰是頑石乃致周公問遂高其直一方動至數金予
笑謝之已而但命其印數方為傳於世初索三數錢已復悔曰非一
星一方弗可得予又笑謝之既乃從他所得數方後又從曹秋岳使
君得數方雖無幾然亦足以傳筑公矣予意欲傳君故數訪之婦女
昧此乃吝不以示恐南陽劉子驥後無復有問津者筑公妙技勢將
永沒地下有知應因予一數

書江皜臣印譜前

工石章者予所見數十輩求其合古人之法而能運以己意者尚百
不得一至切玉則杳然絕響矣近惟吳門周爾森以先父子以此名
然臨摹儘有可觀一自篆便不堪寓目以其不知篆籀也即臨摹亦
率皆沙礪無能切玉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倩爾森輩開其眉目然
後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實不及礪者之工矣獨皜臣則真

能切王者予初聞其人於曹秋岳知其常在嘉禾過嘉禾訪之則久
入閩中矣幸備員於閩大索之黃東厓閣學始以其人來而陶石公
隨之至因得盡窺其所學而為予鐫亦甚夥皜臣治玉章則真能取
法古人而運以己意者即其鄉人何雪漁尚不屑規模之況其下者
乎皜臣用力如劃沙嘗語予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恆覺石如宿腐
如公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以故恆喜為人切玉皜臣
長軀偉幹而氣韻恬愉與予遊數年未嘗一字相干甘貧守道非尋
常遊士挾一技以遊顯貴者可比予甚欽之別予返丹霞予尚期久
與周旋而皜臣死矣皜臣在丹霞東厓閣學贈以妾後妾慎守其印
譜一帙予欲得之而未能久之在白下陶石公來訪云其妾復死譜
乃從他所得之石公因予以贈予曰皜臣雖死幸有此在廣陵散不
絕矣因銓次於後而附以東厓閣學贈詩程孟陽處士之跋他日有

餘資當倩石公一一臨摹為一譜以傳其人曹秋岳曰皜臣死世無復有切玉者矣悲夫世之得佳玉而欲合以秦漢人之筆求如皜臣何可得哉皜臣妾無子閣學以皜臣無子故贈以妾或云皜臣尚有子在歙皜臣歙人也石公名碧泉人從學於皜臣最久頗能得其傳別有譜予贈皜臣二截句附錄於後窺得軒皇寶鼎文垂金屈玉更藏筋分明五色仙人筆劃取黃山一片雲鳥篆蟲書總擅奇興酣十指似縣槌生平不學秦丞相手搦衡陽岫嶁碑

書程雲來印譜前

程雲來林歙人予之交君蓋在丙子丁丑間君遊梁時後君見寇氛日熾遂移家武林得免於黃流之難人咸服君有早見君精醫時時為予講性命之學乃好為圖章又以意為花卉悉皆有生致予往來湖上必訪君君又嘗顧予於閩於白門故得其手製最多君為印隨

手而變近益精醫能起人於死人爭延致之席不暇暖遂不復唱渭城矣譜中皆廿年前作中子與繩亦從君治印

書程與繩印章前

程與繩其武吾友雲來中子也為制舉業有聲數不合有司尺度乃退而從雲來治印印隨雲來與年俱進比乃一合古法辛亥予在湖上與繩過湖干為文酒之會多為予治印近取士之額日隘士無階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藝故工書畫圖章詞賦者日益衆嗟夫此皆聰明穎異之士世所號為有用才也不過於時僅以藝見亦足悲矣

書李耕隱圖章前

破屋老人李耕隱維揚人家白門高懷古致隱破屋中時花種竹蕭然自適寒山子為作傳梅村先生為之跋一時重之何主臣沒叟繼起遂以印章霸江南北好畫竹為周墨農所嘆服墨農固以竹名然

不耐索者往往倩叟為之墨農嗜古玩器非經叟目不易收也而叟自負鑒家不妄許可予見叟於顧見山高會堂垂廿餘年再見叟已八十矣步履甚健不資扶老而故使八九齡童子持一杖隨望之肅肅欽如古圖中人予索其手製僅得後數方叟於市得漢耕隱章喜其與名符因以名字已得一子母篆曰李悅已復得一篆曰李尊因以為其子孫余敘次叟篆於石因以叟所得三漢章附於後以徵叟好古之癖云

書沈石民印章前

沈石民世和常熟人印章漢以下推文國博為正燈矣近人惟參此一燈以猛利參者何雪漁至蘇泗水而猛利盡矣以和平參者汪尹子至顧元方邱令和而和平盡矣黃檗言大唐國裏無禪師又曰不是無禪直是無師如石民真能自得師真能以一燈紹國博者余嘗

言字學迷謬耳惟賴古印章存其一綫然知篆籀矣而雅俗等迷謬耳國博胸中多數卷書故能開朝華以啟夕秀石民掉臂諸家直接羸劉蓋三折肱而始得之石民書畫妙天下即以縱橫毛穎之法驅使銛刀宜其獨據壇坫俯視一切也

書欽序三圖章前

欽序三蘭吳門諸生清臞如不勝衣時時皺雙眉工詩畫亦楚楚而尤留心於圖章得文氏之傳當時推元方令和與序三為華岳三峯今惟序三隻立耳在都門館於宋右之史公家予有印癖知序三久脫繫即首訪君君於予頗有知己之感故為予作甚多後相值於湖上又值於吳門舟次卮酒匆匆欲去余固留之乃曰食貧謀一館不易近讀書楓橋側主人督責甚力遲歸將見嗔早去示勤慎保此館耳予因詢之乃知序三詩畫圖章一切不為惟教授生徒自度度人

而已歲儉貧士謀食其難如此予為感動者久之而力不能振君之貧也故予每過吳門輒愧見序三云

書王安節王宓少印譜前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少著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為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為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為予作今銓次於後

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壻於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
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
少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少不亞安節繪事遂欲
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為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
安節皆落地不任葦獨宓少微能食乾鰕人稱其為一門佛子云

書吳仁趾印章前

仁趾吳麇天都右姓隸籍廣陵有洗馬神清之譽作為詩歌上邁曹
劉下掩王孟超超絕無凡響嘗以餘閒摹劃篆刻不規規學步秦漢而
古人未傳之祕每於免起鵲落之餘別生光怪文三橋何雪漁所未
有也予素負斯癖時時博訪海內遍為參稽少有當予意者及一見
仁趾作則如探胸中故物如再過宿生舊遊處輒欣欣嘆觀止嘗索
仁趾為予鐫製予亦謬有所商僅略舉其大意而仁趾躊躇經營落

之金石有十倍出予意想外者仁趾為不可及也已予最好雉皋黃
濟叔黃山程穆倩印兩君年皆近七十蒼顏皓髮攻苦此道數十年
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復及此使其年與濟叔穆倩齊其
所造當十百兩君無疑也濟叔已矣同穆倩後先振起廣陵舍仁趾
其誰與歸因識之於此使海內交口稱仁趾者知予有先得固已識
早也

書錢雷中印譜前

錢雷中履長吾友湘靈多慧男雷中其第三子也年未二十留心風
雅能繼其家學予甚愛之亦知其戲作圖章然非何次德示余不知
其精妙若是此道必屬年少以其腕力目力勝耳雷中外如吳仁趾
王安節宓少倪師留皆以英妙之年挾其穎異直登作者之堂此道
不絕響矣然遂欲逼殺許多老僧亦大不仁哉

書李雲谷印譜前

雲谷居士李根字阿靈閩縣人性恬靜與物無忤愛閉戶獨坐終身未嘗遠遊工詩小楷頗得晉魏遺意畫佛像倣吳文中人莫能辨畫山水不妄設一筆恆能引人入淨地尤留心篆籀之學嘗同福清林朱臣廣金石韻府增入刪正一無譌謬余愛其書攜副墨至金陵為補殘闕行之君為予言嘉隆而後工印者但譌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原一叙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如今之以詩名者首倣古樂府數章次列贈送讌集數章其贈送讌集姓字務必名輩巨公其名目次第皆可憶而得也此而便侈然成集自稱名下士豈不大可恥哉予旨其言惜得其印不多蓋君既精於六書恆好議論人譌謬自言吾不欲以此微技供後來小兒指摘也其自矜慎如此故不恆為人作云

書徐子固印譜前

徐子固堅其先蓋吳門人移家白下予初從親串胡君念約園林中識其人時但艷其人酒俱韻耳而不知其工印事閱十餘年予集諸前修章同里吳遠度始以其所製來乃知子固苦心篆籀非一日矣予所見工此者固多而求奏刀之合古章法之無補湊六書之不謬者子固而外未易多見也至其倣古小秦印章自朱修能外不能多讓矣子固大父巨川公初諱君揖嘉靖癸丑進士擢為侍御史時方注河南道掌道印御史都御史列名以上世廟方懸筆擬議而殊忽落公名上世廟心喜因為更名曰仲揖以此甚得主眷公亦多補納當時號為名臣子固既為名家子又發源於吳門夫吳門固圖章之星宿海也子固雖欲不迴出流俗豈可得哉

書鄭宏祐圖章前

鄭宏祐基相歟人超宗之猶子行圖章得何氏之傳隱於秦淮貧且老不能以此技奔走顯貴門向人亦絕口不言非予固索之亦祕不相示也以故貧益甚時愛弄小古玩或易之人以自給然終無濟於貧予於此道見始終於貧而其技確可傳者梁大年及宏祐二人而已

書胡省游印譜前

予生平好圖章見秦漢篆刻及名賢手製則愛玩撫弄終日不去手至廢餐寢以求騁其欲不啻如時花美女殆坡公所云未易詰其所以然者雖當世宗公巨手以姓名見贈點畫少未愜心必面自商略求為更置而後已而其人亦深領余言以為識趣其所與遊號相契合者物故殆盡惟吳仁趾振起維揚此外寥寥無聞今夏胡君省游來訪贈以二章出所為印嫡見示頗極秦漢之致若余數十年來所

未見又若數十年意所中期者頓還故物與之語頗與余合因喜此
道之有省遊無患中絕而質之千百世無疑也夫篆籀肇興書文正
嫡猶西來祕義旨要無多具神解者直接聖宗證斯果位豈說元說
妙之所能競彼夫六書八體之研窮秦碑漢碣之摹勒要皆從入之
途究非參微之的也由此言之則省游所造豈特超越文何而已哉
黃山朱修能前哲之解茲祕者余既雅好此君而省遊適與同趣此
可見省游性情與余合不自今日獨怪余嗜圖章數十年而與余同
嗜好如省游者相見乃在數十年之後且非其鄉杜子茶邨言之幾
失省游也省游名阮楚竟陵人

印人傳卷二終

印人傳卷三

標下周亮工減齋撰

書秦以巽圖章前

秦以巽漁原名德滋梁谿人君以高閥負尤異才少游馬文肅公門以制舉業名中年與華聞修諸君以詩名晚歲謝去一切惟自適山水間蒔花種竹或與童子鬪蟋蟀調鸚鵡為戲不問戶以外也君詩多香奩體濃聲之中別有清芬書法顏褚分君之才足了十人予癖印錫山君盡出所藏恣予擇取無所吝惜因得見其手製遠追秦漢近取文何真苦心此道者乃君殊不屑屑于此自語予曰此三十年前游戲為之者今並淨名經亦不知所在矣

書顧中翰印章前

顧中翰貞觀字華峰一字梁汾以中翰為名孝廉端文公曾孫夔州

太守菲齋公孫孝廉庸庵公子以理學文章世其家戲為圖章遂臻
妙境予與君為莫逆交嘗戲與君言君文藝棊酒一時將去以此讓
人少存廉名未為不可君亦為予失笑然君方究心經世大業亦不
屑屑于此也

書張江如印章前

張江如宗齡梁谿人張月坡嶺之子月坡遴選制舉業極為同人所
推予泊舟慧山將兩旬月坡始從山左歸因為訂交因得見江如江
如方從其尊人學制舉業最有聲旁及印事亦臻妙境予笑謂月坡
令子當為其大者請勿事此月坡首肯余言然江如卒不能自靳也
書陳朝喈印章前

陳朝喈瑞聲梁谿人太守世涇公子諸生中僑肝也世其家學工為
詩嘗以詩顧我於白門及舟過慧山始知朝喈亦戲作圖章固索之

乃得數方敘次于左太守公諱振豪以名進士出守南陽時唐藩好弄兵所為多不法南陽幾不可問公急以上聞乃反為所中遂罹不測久之藩逆狀露公乃得釋歸予過朝噤家知朝噤以所居小地之半讓之高忠憲公池即忠憲盡節地也朝噤守先人室廬蕭然池畔歌詠自得蓋不愧清白吏子孫云

書倪觀公印章前

倪觀公取梁谿人雲林後十三齡時偶左足少不良於行君輒喜曰吾雙足尊矣隱居水邨借以謝客蕭然自適真能以隱世其家者余過梁谿聞君精於篆籀索得數章君於余譜中獨醉心於侯官薛宏璧父子余乃知君深心此道非隨人泛泛者薛氏父子生於海濱多為人所忽略垂數十年乃為觀公歎賞若此地下默慰矣

書王文安圖章前

王文安定梁谿人庚午辛未間顧寅錫自梁谿來白門與予商權選
事攜有九龍社藝予甚驚王人王之才舟泊慧山訪之久已身殉一
邑矣見其令子文安與其兄弟均有文名乃文安獨留心圖章似極
醉心於元方令和兩君子甚愛之更留心於製紐與漳浦楊玉璫毘
陵張鶴千齊名然自重其腕不輕為人作亦不易以示人也

書袁曾期圖章前

袁曾期魯吳門人予老友籀庵太守公猶子行也性沈實時時從籀
庵公問六書之學故所作圖章恆多正字吳門自文國博開蠶叢于
此道顧元方邱令和相繼而起顧邱歸道山矣繼國博一燈者舍吾
曾期其誰哉曾期於予譜中亦心折侯官薛氏父子

書須來西印章前

須來西仍孫毘陵諸生制舉業為時所推而尤留心六書之學反覆

窮究不得原委不止嘗笑世人不識字輒欲操刀登作者堂夫誰欺
大小篆鐘鼎間雜夫人知之夫人犯之矣甲申之變絕粒死志士哀
之予過毘陵莊澹庵史公出其手鐫見示並述其行誼予因得敘次
於後

書袁臥生印章前

袁臥生雪吳門人梅村先生題其譜曰私印之作莫盛於元人如吾
子行之論三十五舉溯源極流後人用為指南而吳孟審朱孟辨之
流楊鐵崖曲江諸公咸交口推服蓋其人皆博雅通儒深究六書三
倉之學而於印章見其一班非以雕蟲篆刻為能事也今人從是於
斯者往往侈談篆籀而忽畧元人正如詩家之宗漢魏畫家之摩荆
關取法非不高而致用則泥矣臥生好學深思精工篆刻而尤於元
朱文究心吾以為三橋後當為獨步予喜先生論印之確故備錄其

語不獨為臥生也臥生為文氏兩葉之甥故能精文氏之學如是

沈逢吉

沈逢吉遘婁東人予未識其人但聞年已望七矣數十年來工印事者舍古法變為離奇則黃子環劉漁仲為之倡近復變為婉秀則顧元方邱令和為之倡然奇離變為邪僻婉秀變為纖弱風斯下矣逢吉一以和平爾雅出之而又不失古法故其里中張彝令於學山堂譜中極推重之梅邨秋岳咸為許可秋岳每語予曰眼中之人畢竟以逢吉為正法眼藏逢吉為名流所重若此足以傳矣壬子春盡櫟下情農書於紅菱舟中是日目忽疼甚遂誤三字逸二字老態畢見矣放筆一歎

書吳頌筠圖章前

吳頌筠明圩一字虎侯梁谿人諸生中最有聲留心撰著篤志古學

倣通典通志作典林一百四十餘卷有杜鄭之備而去其繁增其所
未盡於前賢之論頗有所衷誠為大儒有用之書予得竟觀一過惜
無力為之梓行頌筠蓋不屑屑以制舉名者而制舉業則大為時流
所貴每一榜發所謂新貴者競乞其焚餘之稿冒以行世而其人輒
大有聲譽世之讀頌筠之文者竊其一鱗片甲便亦布爪牙於盛雲
濃霧中而頌筠則猶然一老布衣蠖屈蜎縮于蓆門土銚間嗟夫豈
非命哉滄桑後頌筠棄去儒衣冠為野人服不甚與人見其所為古
文詞日益富祕不示人人亦無從物色之予同年顧君修遠館頌筠
於家令子天石師之予因得交君得少聞君行誼君自謝儒服後寄
情篆籀戲倣秦漢諸印亦藉砉然金石聲少洩其拔劍斫地氣耳乃
其所為圖章則已駕文何而上之予過梁谿從修遠索得君舊作敘
次於後展祝之餘覺頌筠岳立島峙之象肅肅在吾目前也

書張鶴千圖章前

張鶴千日中毘陵人舊京子學言不成棄而執藝從蔣列卿學雕刻
鳥獸龜魚之紐北方漢人多以牙與木為之間出新意顛顛蜿蜒之
狀蝸蝸欲動以予所見海內工此技者惟漳海楊玉璇璣為白眉予
聞小紀中稱為絕技鶴千亦何讓玉璇哉鶴千篆印全撫文國博大
為三吳名彥所重家赤貧有欲得其手製者伺其食闕則攜糗糧謀
之亦遂肯為人作若窺瓮有少粟則又揮不顧矣方侍御邵村語予
如此玉璇年七十餘矣此技當恐終屬鶴千耳

書吳仁長印章前

黃山吳仁長山常往來白門維揚間與垢道人為兒女姻而作印不
規規模垢道人亦筆性之所成不可強也其印甚多余刪其有縱橫
習氣者聊存數方於後仁長一字拳石子萬春字涵公亦能作印即

垢道人壻也

書陸漢標印譜前

陸漢標天御鹿城人予嘗笑近人於圖章高者至摹擬漢人而止求其自我作古者未之見也吳門人極推顧元方能肖漢然擬議有之未見其變化也金孝章為予言元方取漢印各為一類既姓分之如某人之印某印某印之類又各分之印以單葉薄側理既正窺之復反視之得一印即以某印合之故往往不失古人意予曰此元方之所以為元方也元方法漢矣漢人又安得能前乎此者如元方各為一類摹之耶陸漢標以予言為是故作印能運以己意而復妙得古人意此漢標之所以傳也

書林晉白印譜前

林晉字晉白閩莆田人予因宋去損招晉白在百陶舫晉白善鐫晶

章既工又甚敏嘗為予言鑄晶章易事而人難言之高自造作耳然
晉白好酒醉後縱橫任意雖一往有奇氣而當其意到神來時目乃
不知有晶故往往多驚壞其紐壞則匿之輒出囊中錢易他晶以償
予知之獨不令償曰無紐更自佳但須平其傾欹雅勝紐也然公為
他人作則不可曷止少飲晉白曰不飲則腕殊無力奏刀遂昏昏有
俗心於是飲如故壞人紐如故得錢別易晶以償如故人笑之予以
此多之惜哉予未出閩而晉白卒或云卒於酒

書薛宏璧印章前

宏璧名居瑄其先蓋閩之晉江人後籍侯官予之遇宏璧也宏璧已
七十餘先是侯官有以圖章名者為藍揮使知予癖此致數方來頗
愜予意已復以數方命之益復工後有見者曰此非揮使作宏璧作
也今賓王乃不遇何中郎將耶因以一章試宏璧其工如揮使而章

法刀法又無小異竊訝之乃召致宏璧詢其故宏璧恂恂不竟言已
乃數為予作數十方間嘗過予節松堂泫然泣下曰瑄老矣工此技
垂四十年顧無一人知瑄者家貧無從得食藉此飽妻孥日坐開元
寺肆中為不知誰何氏之人奏技來者率計字以償多則十餘錢少
則三數錢一字體少不正尚命刻之如此垂數十年不意今得之公
語畢復泣下點點沾所鐫印上已乃晤宏璧子穆生銓侯官諸生其
癖印章似宏璧而體製如之後予去閩宏璧遂作古人從閩中續寄
者皆穆生作今譜中所作皆其父子撰予不欲辨世固有能辨義獻
者予獨歎承平之日何主臣吳牛叔朱修能諸君以此技奔走天下
士大夫皆以上賓事之跪奉金錢得其一章喜掛於睫而諸君益復
傲昵其間以予論宏璧之技直入秦漢人室遠出諸家上而名不出
里巷致日坐肆中受不知誰何氏之揶揄豈非命哉閩人以宏璧之

遇予如會城之江瑤池得予而顯嗟夫子何足以重宏璧哉會城江瑤池予別有紀

書黃子環子克侯印章前

漳浦黃子環樞以圖章名凡金石典冊靡不精研辨証其譜名款識錄在閩署為予作百十方予既為專譜序而傳之矣其子克侯名炳猷與沈鶴生使君善鶴生亦善印每有鐫事與克侯互相訂正一印成即繫一說於上皆有雋永之旨亦鐫行於世矣漳浦黃先生絹素箋子上所用圖章咸出子環手劉漁仲以此道名而其源實出於子環後程穆倩出因子環而變之以雅世人遂但知有穆倩並漁仲亦不知之況子環耶銓次子環父子作於後克侯手筆如其父子遂不復分列之子環七十餘始歿克侯尚壯時出遊吳越間

書陶石公印譜前

陶石公碧晉江人嘗從江皜臣學印章而固不拘拘皜臣一家尚氣誼遠自丹霞顧予金陵值予罷官時藺次方守湖州慕石公招之甫至而藺次亦罷官石公寄語予曰鈍秀才所值如是吾將不復出矣

書楊叔夜印章前

楊叔夜玉暉閩之長汀人以孝行為鄉里所推詩文皆能獨出己意汀士多從之學黎司李媿曾鄭大令健也輩皆出其門晚以明經作教南靖以文字交於予不甚留心於印章偶一為之遂臻上品予在繫所媿曾來顧出一印鐫眉山句走馬聯翩鵲噪人云楊夫子以此兆公也不三日子蒙國恩生還至今感其意予所得叔夜印最多患難中散失殆盡惟餘數方叙次於左

書吳平子印章前

莆田吳平子晉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宋北玉者善八分書有

聲吳越間後人競效之至用於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其所藏銅玉章及日今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久客都下名重一時平子豪於飲每當風日晴好策蹇從一童子醉遊西山竟日忘返兒子浚近從都門歸云平子娶妻生子老在燕市酒徒不復憶故鄉矣

書林公兆印譜前

公兆林熊莆田人久棄家遊吳越間住醉李最久予因醉李彭孝先司李識之孝先予同門友也以故為予致公兆刻印最多後公兆遊齊魯間取婦東萊過青州與予盤桓久之得其手製益夥公兆為印動以漢人為法不妄奏一刀詩畫及分書皆楚楚可人閩自海上亂文人墨士多有避地不能歸如平子公兆輩者不可枚舉可悲也夫

書吳秋朗印章前

吳秋朗暉閩樵川人予丁亥自維揚量移入閩阻寇樵川者八閏月

日從事雉堞間樵在萬山中四方玩好之物不入士人聞見士遂無
他好以紛悅其心志間有以五七字投余者余輒磨質墨答之予為
刻萬山中詩至今姓氏咸朗朗在予意中垂廿餘年秋朗見余於白
下予在樵固未識秋朗尚少耳故未能見非失秋朗也秋朗能詩工
畫行楷亦多逸致印章好倣文何樵在萬山中士無他外好而秋朗
多技如此詎不異哉詢樵士知鄭胎聖倫楊凌颺翰龔而雅宜鄧生
公林久化為異物矣見秋朗不勝并州感也因摘其圖章一二附譜中
書吳尊生印譜前

六書之學亡賴摹印尚存其一體予嗜此最癖廿年來致此亦最富
然見他人所有配合奇稱如天位地設者顧予名字不如是憾不移
易以就之逢人大索不知生平能著幾兩屐也倪鴻寶太史嘗謂今
之為時藝者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予謂今之為印章者亦然日

變日工然其情亡久矣予今年再入榕城得吳尊生手鐫數方蓋真能自致其情者篆籀之學將賴尊生以傳大江老人常稱尊生工詞篆籀生亦為余言尊生自為樂府擘阮度之嗚嗚自適也古學幸留於今日者篆籀在圖章律呂在齣曲耳觀尊生所為其有微尚矣夫尊生名道榮新安人今家於閩

書顧元方印章前

顧元方吳門人亦字元芳舊字不因吳越人但知為元芳而不能舉其名予家有一印曰顧聽篆類元方意即其人而羣以為非後秦以異以元方所臨漢章譜相示乃知果聽也元方為印直接秦漢意欲俯視文何者予索其譜於吳門一目不識丁之子守其數十方譜貴於拱璧予以其中有予友萬年少跋語欲購之其人便索多金及予再索則非百金不可予乃嘆吳兒之狡獪真不可語也後從他所購

得百餘方乃大勝吳兒所藏袁籙庵幼與元方同學語予云元方性好潔室中器具皆有別致家貧賴治印生活垂老不能博一博士弟子員亦足悲矣

書邱令和印章前

邱令和收吳門人令和作印全倣顧元方幾幾乎神似矣元方吾不得而見令和固余同時人予亦未之識辛卯春予托從兄禹圖走吳門市佳玉命周爾森父子盡倣漢玉作紐篆文雖出令和手然實爾森父子碾成今但以令和著者以爾森父子不知篆籀不足書也令和所傳其紐之佳者予患難中盡為他氏有予嘗諷人好篆勿鐫之好玉好凍上以此其為予作之外皆得之九龍秦以巽先生

書不知姓名一印前

丁亥之秋余量移入閩至梁谿客有投我以此印者不知客為誰或

誰何氏浼客作以貽我耶顧其刻則甚工惡篆日來而此君終不可見二十餘年徒往來於胸而已時復自解曰秦漢人銅玉章傳世者此比一無款識又安能知其誰作予先是聞昭陽李映碧有不知姓名錄載前人有姓著而名亡名著而姓逸者以字行而無名者並無姓名者心極慕之而未見其書因筆之書影中映碧感予意即以此錄寄我約千葉鈔本也予力不能為之梓因命兒子錄之以錄本歸映碧而存其原本恐錄本有誤字映碧可自為訂正也何時晤映碧遂添此君於中或曰公固云秦漢人印不知姓名者多矣何獨載此君然君固子意中往來之人也焉得不載

書汪宗周印章前

自何主臣興印章一道遂屬黃山繼主臣起者不乏其人予獨醉心於朱修能自修能外吾見亦寥寥矣歛人汪宗周謫京頗以此自負

予錄其一二於後使世知主臣之後繼起者如是也

書姜次生印章前

姜次生正學浙蘭溪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餽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邨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分夜矣請以昧爽生刍豢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

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
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
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
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
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
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予入之譜復
隲括樓崗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
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李箕山

海陵李箕山穎予聞其名於程穆倩老友紀戇叟以其譜見寄題其
冊曰箕山工詩畫少精篆籀之學攷古金石之文多人所未見深思
窮研豁然有得故點畫刀法之妙洞徹穿穴人巧極而天工出至於

性情高澹超然塵俗之外尤不可及觀命名可以知其人也予因得而敘次之

印人傳卷三終

繪事圖章皆先大夫所篤好而好圖章微異記先大夫自自用圖章外凡名人鑄製有得其印者有得其譜者更有印與譜俱不可得而亦必多方搜索從人印數章或數十章以歸錯列之冊子上時時展玩不釋至舉生平著作一切焚棄後人有以文字請屬者先大夫多不之應惟愛玩圖章不少異因更取前之所集依人為類而鱗次之各識其槩於首一如讀畫錄之傳其人之家世之里第所自訂交與夫染翰之時之地云者但錄成於未焚書之前而傳成於既焚書之後耳然一以人未全而得全其書一以書得全而未全其人正復相等不孝在浚從卷冊纍纍中手自繕錄敬而登之梓後之君子其亦知先大夫謝絕文字因緣時猶不忘情筆墨若此乎嗚呼先大夫是時固已隨手筆記自娛樂不復作文字觀而數月之間遂成一書若此使先大夫得至今日觸緒俯仰抒

寫胸臆即可為誌林說部之編者當不知其幾矣而遂絕筆於此
焉能無感痛於中腸也乎

康熙歲次癸丑清和不孝男在浚記於讀書樓之廬屋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02~~ 520
HGT. _____
LENG. _____

2617-312 v.1, no. 8

